



考古編
演繁露
緯略
甕牖閒評
芥隱筆記
蘆浦筆記
野客叢書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松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考	演	緯	堯	芥	蘆	野	
古	續		闢	隱	浦	客	附
繁			閒	筆	筆	叢	野
編	露	略	評	記	記	書	老
	集						紀
							閒

宋程大昌撰……………一	宋程大昌撰……………六七	宋高似孫撰……………二五三	宋袁文撰……………四一一	宋龔頤正撰……………四八三	宋劉昌詩撰……………五〇五	宋王楙撰……………五四七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攷古編卷一至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攷古編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攷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証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為後人駁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詰至正朔論謂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據依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韋懷太子所注後漢段熲傳之非以荀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檢文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羅應台

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駢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証秦以前已嘗刻石皆與確明晰非泛為徵撫雖立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一

宋程大昌撰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實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一

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為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

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車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
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
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
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
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
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
類既同又有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
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
欽定四庫全書

詩名編
卷一

唐秦陳檜曹邕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
直以徒詩者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
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
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
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秦駒虞采蘋諸如此
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

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簫不借季
札觀樂有舞象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
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
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
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
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初命古來所無者以
為國風秦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
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

欽定四庫全書

詩名編
卷一

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
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
信惟能做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諸儒既
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
知其節奏為何者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鈎命決
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
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
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

古樂如韶夏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削之舞象篇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也此予所以敢達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樂一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無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樂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闢雖之亂夫闢雖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繼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欽定四庫全書

樂一

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為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也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初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因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勅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

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曰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

六

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有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賦殊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桓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類首歸尊稱之曰王不可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繙則夫子問泰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位列國

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寧共置之不談而已此皆誤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其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

七

說說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襲前傳不足多辨載密究求其先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繁采類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

泰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

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

知指采繁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

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驟

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

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

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

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已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

欽定四庫全書

張古編

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

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

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離道義則本

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庾夫子不可

信據矣猶有可議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

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夏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

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

忽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

乎

欽定四庫全書

張古編

攷古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二

詩論六

宋 程大昌 撰

漢人贊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一

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轅固齊詩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要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玄成嘗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朔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

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是者若此其盛云云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舉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實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二

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

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缺遺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則又可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雅也頌也興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風已有如大師所掌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索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

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削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含形徇影失本大遠也

詩論八

周禮篇章缺幽詩幽雅幽頌則幽宜入於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篇章之謂幽詩幽雅幽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騶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篇章所缺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臆斷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幽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騶鵲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

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缺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簫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簫章而簫章所缺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

詩論九

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不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簫章所缺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可亦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喑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中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子因泰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

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況名失實而不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七

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缺然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

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八

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致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也然而以子夏而較衛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令其書具在可覆眎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誤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

驟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范曄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